

与西安，天津有关的纯爱故事

雪花情书

董泽宇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雪花情书

董泽宇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花情书 / 董泽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5034-3472-3

I. ①雪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7207号

责任编辑: 李晓薇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25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2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——献给还在寻找与等待着她(他)的人

目 录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引 言 | 1 |
| 第一章 | 5 |
| 第二章 | 23 |
| 第三章 | 37 |
| 第四章 | 53 |
| 第五章 | 65 |
| 第六章 | 85 |
| 第七章 | 141 |
| 第八章 | 163 |
| 第九章 | 177 |
| 第十章 | 203 |
| 第十一章 | 215 |
| 第十二章 | 223 |
| 写在后面 | 239 |

引言

夜里，下了一天半夜的雪停了。今天是正月十六，窗外偶尔还有鞭炮声传来。玻璃窗上结满冰花儿，自然绘就的冰凌画有的像山川，有的像树阴，有的像古剑上的锻纹。

我站在窗下，抽下锁，拉开两层玻璃窗，把纱窗也拉开。凉爽的气流骤然扑在我脸上，睫毛很快凝结了几粒小冰珠儿。楼群缝隙间的天空很蓝，能看见远天薄薄一层白色的云彩。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头发上。街道上有人在走路，“咯吱——咯吱——”的响。

寒冷的天气里，很适合听城之内美莎^①弹奏的钢琴曲，这是青青告诉我的。

“尤其是《秋风》，还有《雪花》、《雪舞》和《涟漪》。要在房间里静静地欣赏，最好是躺在床上，把被子蒙到嘴边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想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想啊——”然后她又补充一句：“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听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我关上所有窗户，在明式原色金丝楠木画案前坐下。钉在墙上的那张还没完成的水墨画，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色彩更显得有些浓重，应该再素雅一点儿，而且一些线条下笔略微有些轻率，已经浮到表面上了。

① 本名吉冈美佐，日本当代著名女作曲家、指挥家、钢琴演奏家。代表作有《华》、《大地之歌》、《秋风》、《雪花》等。

画案上有枚银蓝相间花纹的贝壳，我拿在手里，看上面两行用白色修正液写的小字。它已被我抚摩过无数次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极其普通的贝壳，在任何一个海滩边都随处可见。它的表层被透明指甲油涂抹过，闻起来还隐约有股淡淡的香味儿（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还能闻得出来），尾尖处的小孔是我后来钻上去的，串着一条细银链子。

每个人的心中，大概都藏有一座只要想起就会心弦一颤的城市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座城市是西安。我是在那里见到青青的。现在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关于西安的信息，即使是偶然在杂志上瞥见“西安”这两个字，青青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事情，都会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而且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浮现得越发频繁。忘不掉了，或许，除非有一天我失忆了，否则真的永远都忘不掉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折磨，一种惩罚，还是一种幸福，我搞不清楚，总之，早已如影相随。

《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》^①是青青最喜欢的爱情诗之一，她最难忍受也最无奈的是无处不在的噪音，不怎么喝碳酸饮料，喜欢唱歌，喜欢舞蹈，喜欢笑，说话经常用“哦”、“是呀”、“哎”之类的语气词，削果皮不太在行，爱闻花草的香味儿，喜欢吃小金属盒装的糖果（她告诉过我，最好吃的糖果都不特别甜），喜欢吃陕西特产的软香酥和水晶饼，喜欢回民街的甜点和果脯，喜欢喝榨制的新鲜水果汁儿和蔬菜汁儿，喜欢吃水果沙拉，但是严格控制沙拉酱的用量。除非是记不住的，否则书籍或电影里一些她感兴趣的文字和对白，会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。

她曾经答应和我一起过整个冬季。但是还没到冬季，她就离开了

^① 作者艾米莉·狄金森，美国传奇女诗人。代表作有《我一直在爱》、《这是鸟儿们回来的日子》等。

我。之前，我暗暗期盼她能在我身边更长的时间。说实在的，能相陪到死我才开心呢。我一直这么想的，现在也是，以后直到我死都是。但是，这就是所谓的命运（去它的命运）吧，期待和现实远远不能等而论。有时觉得一个人生活很好，特别自在，但更多的时候是落寞，最落寞的落寞，那种滋味儿能叫人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，太不好受了，尤其是心里始终惦念着某人的时候。比如自己在深夜的长街上游荡，潜意识感觉身边的影子就是她，可是往身边一看，一从幻觉中苏醒过来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自己傻站在那儿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第一章

两年前的那个冬季，我所在的城市特别寒冷，下了三场雪，那年初秋时节又分外炎热。我在一个烈日灼烧的初秋下午，离开了已经生活了三个学年的大学校园。

第一次走进校园那天，我背着一个户外运动背包，还有满脑子的好奇和新鲜。不一样的是，一踏进那个大门我就有些冲动，而且持续了很多个日夜。即使我彻底离开学校了，也还有一丝冲动留存在心底，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大概永远都不会完全消失了。

当时，我并不确定自己读完大学会实现什么梦想。那时候我还在迷恋着John Lennon^①和Che Guevara^②，渴望自己有满脸的络腮胡子、军警靴、一把好吉他、一辆各个方面性能都不错的摩托车，当然还有NBA和足球。在学校里，只要有时间，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占据篮球场上的某个篮板，抛物线远投，运球上篮，步伐练习。宿舍里我床头的墙上，贴着NBA“东区群英——金色1988”的海报，坐在第一排中

① 约翰·温斯顿·列侬，英国著名摇滚乐队“披头士”（The Beatles，也译做“甲壳虫”）成员，摇滚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，披头士乐队的灵魂人物，诗人，社会活动家，反战者。1980年被刺杀。

② 切·格瓦拉，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，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。参加了菲德尔·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，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。在古巴革命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要职之后，于1965年离开古巴，到刚果（金）、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。1967年10月8日，因内奸泄密，遭玻利维亚政府军伏击，受伤被捕。次日被杀害。死后，他一直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和左翼人士的象征。

间微笑着的是穿着23号球衣的Michael Jordan^①。那时候我还很瘦。与其说瘦，还不如说是单薄。

离开学校，我在家只停留了几天，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城市。离开家的晚上，我在街边摔了一跤，和背囊分成两个部分摔出很远。两个膝盖热辣辣的疼，一定是擦破了皮。左手掌心也被擦破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皮，我把仅连着一点的皮撕掉，将嵌在伤口里的泥沙和淤血用嘴吸出来。身上早已被汗水洒得湿答答的。我很累，真想歇歇。对面街角有家网吧正在营业，我穿过马路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登录上QQ，我给所有在线的人都发去了问候信息。回复的人很少，半天才有回话的，都是“哦”、“好”之类的敷衍字眼。等待几分钟也没太大反应，我正想找部电影看，这时陌生人里有个蓝色的女生头像跳起舞来。

她在给我打招呼。我查看她的个人设置，网名叫青青，城市一栏填写的是西安，比我小一岁，QQ空间的相册里没有照片，日志里也没写一篇文章，个人说明的留言板上写着半首《诗经》里的诗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？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”我知道这首诗的出处，她少写了一部分。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，大概以前随便从在线好友里加上的她，只是从来没有聊过。

如果她填写的20岁年龄是真实的，像这个年纪，在个人说明里写下那么远古的诗句，不是读古典文学专业的大学生，那么大概本人也

① 迈克尔·乔丹，美国NBA著名篮球运动员，被称为“空中飞人”。公认的全世界最棒的篮球运动员，也是NBA历史上第一位拥有“世纪运动员”称号的巨星。

很喜欢古典艺术，戴着黑玳瑁镜框的高度近视眼镜也说不定。但是还算好，总比乱七八糟胡写要强得多。

我把古诗的后半部分给她发了过去。她回信息叫我加她做好友。我给她发过去添加好友的请求，几秒钟后我的QQ上有消息提示，是她的接受信息。我索引鼠标箭头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她的头像在我的陌生人里消失，转瞬显现在好友列表里。

她给我发过来一张握手的图片，问我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承德。”然后我回问她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西安。”

她知道我在的城市，而且和家人来旅游过几次，知道这里有一座景色怡人的皇家园林，还有寺庙、姿态各异的山峰和石头。

“你好像心情不太好。”她又说。在我看来，她这句话说得有些突然。当然，也绝非冒昧，毕竟只是陌生人之间的闲聊。

“没有的事。不像你想的那样。”

我认为她是随便猜的。她更决绝，认为就是。我失去争辩的力气，只好承认她猜对了。她回复了一张表情很得意的笑脸和一杯热茶的图片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说给我听听，说不定心情会好一些呢。”

我打出很大一篇字，写上近来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写着写着，乏味的滋味猝然而升，我又把字全部删除掉了。有什么用呢？说了又能怎么样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
“真的没什么，仅仅不太开心而已。”我回复。

“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毕竟咱们一点儿都不了解。”

别介意我的直白啊。要不，咱们随便说会儿话？”

“好呀。”

“并不是这上面所有的人都是来消遣的，咱们谁都不是对方的聊天工具，对吧。呵——”

“那可太好了。”

“你那里天气怎么样？”

“白天还可以，还有太阳。现在，好像快下雨了。”我把头转向周围，但是没看见窗户。我估摸着。“今天走了很多路，快累死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逛街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从学校里出来，坐了十多站的公交车，下车后又走了两三站地，进书店看了会儿书，然后出来，在街上转，总之，还是走路。”

“要是穿着高跟鞋，可够难受的。”

“不是，是赫本^①鞋，平底的，穿着很舒服。”

“赫本？”

“对呀。我看的她的第一部电影，是《蒂凡尼的早餐》^②。大一的时候看的。”

“我也看过。”

① 奥黛丽·赫本，英国著名影星，奥斯卡影后，被世人敬仰为“人间天使”。以高雅的气质与有品位的穿着著称。晚年投身于慈善事业，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代表，1992年被授予“总统自由勋章”。作为亲善大使，她不时举办一些音乐会和募捐慰问活动，造访一些贫穷地区的儿童，足迹遍及亚非拉许多国家。

② 《蒂凡尼的早餐》，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的代表作。后被改编成电影。主演有奥黛丽·赫本、乔治·佩帕德等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还可以吧，我更喜欢读原著。”

“是呀是呀。我也是先看小说，然后才看的电影。”

“更喜欢小说的感觉吧？”

“是呀。就连卡波特都认为赫本演郝莉不合适，不是她演得不好，而是她根本不是那种类型的女人。”她打字的速度很快。

“书里的郝莉好像岁数不大。”

“19岁。”

“现在，那样类型的女孩越来越多了。”

“对，瘦瘦的。”

她选了一首钢琴曲传给我听，我很快就被优美的旋律吸引住了。

“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《秋风》。”

我和她又十分安静地听了一遍。后来还聊了些什么，每字每句记不清楚了，她的主动权大一些，始终含蓄又不失尺度地和我找话题说。其实聊天很短暂，没多久她说她的上网卡马上要欠费，她还要回宿舍做些功课。

“再见。”

“如果有什么心事，可以给我留言说说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如果心情真的不太愉快，就用意念控制一下情绪，尽量不去想，或许会好一点儿。但是估计不怎么灵验，反正对我没什么太明显的效果。没关系，万一对你管用呢？多听听音乐。”她临下线时对我说：“晚上看看星星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”

开始我还为她最后那句略带一些口号式的话笑了一下，默念几遍后发觉自己想错了。等她的头像变成灰色，我开始浏览我和她的聊天记录。电脑里还在重复播放着《秋风》。我把耳麦音量调大一些，再有发过来的信息，简单地看一下后都删除掉。

我修改了我的个人设置，把以前的网名换成“泽宇”，城市一栏的文字改成“——”，把留言版的文字全部删除，写上一首即时想出来的现代体诗，直到留言版的容量不够。我看了一会儿，又把诗删了，那样空白着，然后点燃一支烟，关闭QQ。

大概是累了的缘故，显示器的色彩使我眼前越来越模糊，眼睛很干涩。夹着烟的指肚有些发烫时，我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掐灭，关闭电脑，站起来背好背囊。调整背带时，掌心本来已经快要结痂的伤口又撕裂开了。我用另一只手在兜里抽出一张纸，把溺出来的血水擦干净，将纸揉成团扔进桌子下面的垃圾桶里面。

根本看不见星星，因为下雨了，而且还很大。密集的雨点儿打在玻璃上，“梆梆”作响。从门外进来几个穿着技校校服的学生，打着雨伞，裤子快湿到了膝盖处。他们把伞一个个戳在门角，踩着鞋上的雨水谈论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。

我推开门，站在外面吸口气，然后走下台阶融进大雨里。衣服在顷刻间湿透，背囊也因为吸收了雨水而沉重了许多。我站在路边，把被雨水冲刷下来的头发往上擦擦，抹一把遮住眼帘的雨水，把背囊调整好，扣上腰间的固定卡环，蹬进水里，朝火车站的方向走。街道已经形成河流，地上的雨水没过了我的脚面，走得有些吃力。到处水花飞溅。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机动车怕被地面上肆意流淌的雨水憋灭火，行驶着的很少。很多建筑物下面都有人在避雨，他们在唧唧喳喳

地说笑，看来这场雨使他们很开心。大概就我一个人没有雨具，却在大雨里走着。一些人有些诧异地朝我看。

到了火车站，我已经累得几乎迈不动步。我在台阶上横抱过背囊，来回翻几次，控完雨水后放在地上，使劲跺几下脚。地上已经存了一汪水。候车室里人特别多。里面比外面暖和多了，只是空气流通差，有些闷热。我的鞋里都是水，每走步都会发出“咕唧、咕唧”的声响。

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见我全身湿透的样子很好奇，一直冲我做鬼脸。他见我在看他，马上钻进一个年轻女人的怀里。没有空闲的座位。我走到一个角落，把背囊放在地下坐在上面，它在重压之下发出一声水响。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，抹了糨糊般难受。我从兜里掏出烟，根本没办法抽，已经全部被雨水泡碎了。我把它连同打火机一起扔进垃圾箱，又在站内商店里买了一盒香烟，一个打火机，顺便要了一个小塑料袋，把烟和打火机装到里面，然后揣进上衣兜里。

广播里播报某次开往天津的列车开始检票。我把背囊拎起来，随着涌动的人群在检票口排队。管它哪是哪儿呢，就去天津吧，我想。来不及买票了，只能到车上补票。排队检票的人看着拥挤，一分散到车厢里就没有多少人了。没人愿意在恶劣的天气里出行。我随便找到一个靠窗户的位子，把背囊放到行李架上，坐在冰凉的位子上轻抖着身体。头顶上不对劲，是背囊在往下滴水。我把它拿到洗漱水池控了一会儿，再重新放到行李架上去，连把里面的物品整理一下的力气都没了。

“这里有人吗？”

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在我面前停下，指着我对面的位子问。我

看着她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她大概误解成没人了，把雨伞放在桌子上，从旅行包里拿出一张报纸，打开铺在座位上，又拿出两张纸巾铺在报纸上，把旅行包放在座位的角落里，优雅地坐在纸上。纸巾用完了，她又掏出一包，拿起伞在过道处把雨水抖落干净，慢条斯理地把伞卷上，贴在桌子最里边放好，接着拿纸巾把抖落伞时溅在她那边和我这边座位上的水滴擦拭干净，顺便擦擦手，四下仔细检查一遍，点点头，长舒一口气，如同完成了一科比较满意的答卷一样。

“回天津吗？”她把玩一会儿手里的纸团，微笑着和我打招呼。

“不，去。”

“在天津上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我瞪着她，暗示她打住。她把舌尖探出嘴角，停止问话。她个子很高，年纪不大，大概有十六七岁。

没上车的旅客还在往车上挤。很多人的动作，像日本歌伎在舞台上变换角色时匆忙赶场一样混乱不堪。车厢里进来十几个戴着印有统一旅行团字样凉帽的中年人，他们说的话听不大懂，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方言。

一股疾风从窗外刮进车厢，我和那个女孩都冷得哆嗦了一下，桌子上的纸也被吹飞了。我把窗户拉下来，相比之下我要比她冷很多，我身上的衣服还全是湿的。

“冷——，可真有点儿冷啊。”她蜷着身子依偎在角落里，看着我问：“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这么大的雨，出来没带雨伞吗？”

我还不说话，只是摇摇头。